

▲张瘦石 散文作品

乡野四题

外婆街

从北中心大街往南走，直至外婆家为止也就二百多米，街道约四五米宽，全是黄土路面。大街东边是错落有致的房屋，灰砖土墙，大门口一律朝西，西边是枯枝或者玉米秸秆编成的菜园子篱笆。如今仔细想想，外婆街实际上是一条半截胡同。街上一共住着四户人家，全是田姓家族，没有其他外姓人家。更为奇特的是，四户人家的女主人论辈分我都应喊她们外婆，所以，我把这里称为外婆街。

外婆家很特殊，外公和外婆一共生育了五个女儿，他们受到了同族人的排挤和歧视，因此，身为男孩的我便成了外婆家的“常驻大使”。直至上小学一年级，我才离开她家。

外婆家住在这条街的中间，房屋很矮，天井里分东西厢房，西厢房摆农具，东厢房放柴火，前边是厕所，外婆全家平时住六间正房。整座院子是外婆的父亲在民国初期那会儿留下的。后来又听我母亲说，外公田锡磐三辈单传，家境好，整条街上数外婆家的小院修得最气派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外婆家的院墙全是用黏土一层层夯成，墙顶放着青灰色的脊瓦，两边的瓦檐向外伸出，不会漏一滴雨水，也防止了雨水把瓦檐下的墙体冲坏。大门楼是宽厚的大青砖，用一层层石灰泥砌成，砖缝之间，依稀还能看见白色灰浆和石灰泥的痕迹。门框是红松木的，门扇是杨木的，厚厚的、沉沉的，显得十分笨重。

走出外婆家大门口，顺着门前菜园子的小路一直往前走，过了黄土崖头，是一片田野和芦苇。在田野与芦苇之间，有一条绕村的小河沟，河水缓缓地流着，最后流入村西的潍水古道。

街柳

春天，外婆街别有一番韵味。当你不知不觉顺着外婆街往北走，很快就来到了中心大街。这是全村唯一的中心街，东西方向，贯穿整座村子，它比外婆街更宽更长。在中心大街西边靠北有一棵歪脖子大柳树，树很粗，粗得两个成年人手拉着手都搂不过来。

伴随着一场场春风和细雨，那些长长的柳丝便有了活力，在空中倒垂着，一条条努力伸展自己的腰肢。当我从它身边走过时，我停下脚步，含情脉脉，仔细端详每一条柳丝。忽然，我发现大柳树已没有冬天那种僵硬及干枯的味道了，柳枝开始变得十分柔软，淡黄色的嫩芽早已爬上了枝条。虽说树皮看上去有些干枯，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久就会渐渐变绿、变软。

果然，过了几天，那些长长的柳丝似乎比冬天多了许多，渐渐遮住了人们的视线。你若不经意从南边外婆街拐过来，就会发现那些绿意将要 from 柳丝尖滴到路边的尘土里。在不经意间，我又发现大柳树那淡淡的影子，隐隐约约浮上枝条末梢，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蘸着浓浓的春意。渐渐地，枝条膨胀起来，湿漉漉的，不用绿色渲染，只用墨笔轻轻

勾勒，好一幅春意生机图跃然于纸上。

哦，春天正一步一步走来，一时绿了大地，绿了天空，也绿了自己的眼睛。当然，也染绿了春雨，更染绿了春风，空气中的一切都在绿色中萌动。

串门

外婆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串门。小时候，我特别爱住外婆家，因为外婆经常领着我去串门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大街南端那家，是我一个远房三姥娘家。

整条街上，只有她家大门朝北，现在想想，说是大门，其实就是用枯木棍绑成的栅栏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家院子里那棵碗口粗的柿子树。

深秋时节，柿子成熟时，柿子树的树叶几乎掉光了，只剩下干树枝和满树的柿子，柿子把树的枝条压得很弯。三姥娘在树下用胳膊粗的木棍顶住被柿子压弯的枝条。

树上的柿子圆圆的、鼓鼓的，像一个个小灯笼似的，你拥着我，我挤着你。从树上摘下来的柿子不需放在热水里加温，也不需要炕头上用棉被焐热，只要轻轻摘下放在手中，撕开表皮，一股甜甜的浓汁就会从里面流出来。这时，你得赶紧把柿子送到嘴边轻轻一吸，浓浓的汁液滑滑的、甜甜的。

那时候，我和外婆去她家串门，有时看出三姥娘很不情愿摘柿子。嘴甜的我躲在外婆屁股后，大声喊：“三姥娘好！”

碍于面子的三姥娘就会摘下两个拳头大小的柿子塞给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

几天贵着呢，明天还要赶田庄集哩。”

在树底下看柿子也实属不易。鸟儿常常飞过来偷食，三姥娘就在树上拴上五彩缤纷的长布条。可还是不管用，三姥娘只好拿马扎子坐在树底下，用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一边“梆梆”敲打树干，一边大声吆喝“打死这些小玩意儿”。

她用竹竿来回驱赶从远处飞来的鸟儿，吓得那些鸟儿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望着院子里熟透的柿子，急得叽叽喳喳乱叫。

外婆早已去世，外婆街也随着一场洪水荡然无存。外婆街承载着我童年的梦想和喜怒哀乐，还有那半睡半醒的旭日以及那恋恋不舍的夕阳余晖。

野童

出了外婆家大门口就是外婆街，过了外婆街就是菜园子，菜园子里种着土豆、扁豆、黄瓜、茄子、葱、姜。菜园子西边高大的崖头上有一片不小的树林，树林里栽着榆树、槐树、杨树，还有梧桐树，粗的有一人环抱那么粗。

崖头上，黄土层里生长着一种叫“鬼子芋头”的植物。孩童时，我闲着没事就拿小铲子去挖土，会把那些长在植物底下的芋头挖出来，那东西长得贼头贼脑的，跟现在的姜差不多，圆圆的，鼓鼓的。至于为啥叫“鬼子芋头”，我不知道，也懒得知道。只晓得外婆用清水将它们洗净，放入咸菜缸里，腌半个多月，捞出来当咸菜吃，嚼在嘴里脆生生的，嘎嘣嘎嘣响。

外婆街上似乎有了一丝轻微的凉

村宴上

寇建斌

老街修好，正好赶上重阳节，村里摆宴，请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吃席。重九本来不想回来，架不住国胜电话里左说右说。国胜说：“叔，我这可是变相给你祝寿哩。”

重九知道国胜是哄他高兴，硬撇撇嘴地问：“他去吗？”

国胜自然明白重九问的是谁，说：“当然去，都去，腊八叔咋能不去？”

重九立刻回绝：“他去，我就不去！”

国胜听了也不急，说：“叔，你一辈子活得硬气，我服你。不过这回你要是不去，就有短处在人家手里了。”

重九“嗤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小子少给我来这套激将法，没用！”

国胜压低声音：“叔，修道的钱你家大光出得最多，你要不去，可就亏大啦。”

重九哑摸了会儿，提出个要求：“我不跟他坐一桌。”

国胜笑着说：“行，这好办，不坐一桌。”

重九跟腊八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，相邻住着，重九早就看腊八凸出来的

破门楼不顺眼了，话里话外没少说，腊八装傻充愣，从不理会。自从两人锯掉树枝的事撕破脸以后，碰个对头连话都不说。

腊八家的破门楼往外凸着不算，他家那棵歪脖榆树的树枝还伸到重九家门楼上，一刮风，树枝就刺啦刺啦划着。重九气不过，登上门楼就把那根树枝锯了。腊八一见就火了，两人没说几句话就吵得脸红脖子粗。过了好久，腊八还愤愤不平：“瞧他横的，俺就不值他一句话？”

村里扩街修路时，大光来接重九进城，说是厂子改造，让他去监管，他不肯去。大光说：“爹，你知道这一套设备多少钱吗？用别人看管我能放心？再说，扩街咱家位置靠里拆不着，咱不在场，我让国胜把他家门楼拆了，你不更解气？”一听这话，重九才上车。

宴席开始前，国胜走到台上讲话，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讲这次扩街修路的过程，还让村会计抱着账本，一项

一项交代。

重九脑子正走神，忽然听到一阵掌声，他发现一屋子的目光都聚到他身上了。大光挽起他的胳膊领他走到台上。国胜捧起一块写着“新农村建设模范之家”的牌匾递到他们父子俩的手上。国胜把话筒放到大光嘴边，说：“你家贡献最大，讲几句吧。”

大光给国胜递个眼色，国胜马上又把话筒放到重九嘴边，说：“叔，讲讲呗。”

重九没遇见过这阵仗，憋得脸通红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街顺溜了，心里也顺溜了，好！”满屋的人跟着喊“好”，一起拍巴掌。

重九回到桌上，好多人给他敬酒，连腊八也红着脸过来了。腊八说：“你教子有方，养了个懂事的孩子，要不是大光出钱出力，我哪修得起新门楼？我敬你！”

重九恍然大悟，转脸去看大光。大光没看他，大光接过腊八的话说：“我爹吩咐的，我敢不办？刚才他还说，俩门

樟树的守护

陈子赤

每一步都显得沉重而匆忙。他的出现，令娘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

黑汉似乎并未留意到娘的表情变化，只是匆忙地将一个油纸包塞进了树洞里，动作粗鲁而慌张，仿佛是在隐藏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。

娘紧紧拥抱着我，我能感受到她的身体在颤抖。那一刻，我懂得了娘内心的恐惧与不安。但娘并未让我目睹她的泪水，她只是用那双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我的小手，仿佛要将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明白，娘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。

自那以后，樟树开始有了一系列诡异的变化。立冬之日，树洞开始渗出丝丝血迹，宛如哭泣的泪珠。黑汉送来的油纸包里，不再是先前的物品，而是五只已经逝去的麻雀。娘用绣着鸭掌的帕子将它们包裹起来，埋进了树根之下。那一夜，寂静被婴儿的啼哭声撕裂。我循声攀上枝头，却发现空巢里只剩下三枚带血的蛋壳，它们拼凑在一起，宛如一轮残月，映照出娘心中的哀伤与绝望。

娘说：“这是樟树在坐月子。”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决绝与哀伤。她将

滚烫的米酒泼向树根的裂口，蒸汽与酒香交织升腾，在树冠上凝结成了七颗青果，每颗青果的表面都浮现着人脸状的纹路，诡异而又神秘。娘说，那是樟树为了守护我们而结出的果实。

我在等待，等待那些青果坠落的那一天。然而，等来的却是娘离世的噩耗。她躺在由七块樟木板拼接成的棺材里，嘴里含着一片翠绿的叶子，那片叶上突然渗出了鲜红的汁液，如同她生命最后的绝唱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樟树在低声悲鸣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昏暗而沉重。

娘离世后，樟树的变化愈发剧烈，树冠发出熟透的爆裂声，那是青果成熟的标志。而黑汉却在那时用烟袋杆量着我的身高，他呼出的酒气熏黄了我的孝衣，让我在这悲痛的时刻更加无助。

娘离世后，我也变得沉默而孤独。我开始更加频繁地坐在樟树的枝丫上，静静地聆听樟树的心跳，感受着娘的气息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能听到娘在我耳边低语，告诉我她从未离开过我，她就在那棵樟树下，永远地守护着我。

黑汉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他试图用各种方式弥补他曾经的过错。但我深知，他永远无法替代娘在我心中的位置。我开始尝试去理解黑汉，

楼一模一样，一看两家就是哥儿俩。”

听得腊八眼圈发红，一把抓住重九的手，说：“我说话棒槌，以前有啥不对的地方，你多担待。”

重九心里涌着一股暖流，对腊八说：“你肯割舍一溜儿地皮，了不起！我也棒槌，咱俩是一对棒槌。哈哈哈，过去的事，别提啦！”

两人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国胜也要敬酒，重九故意瞪他，说：“好啊，你小子前边给我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计，接着又摆了一场鸿门宴！”

国胜笑着反驳：“我可没那本事，使调虎离山计的是你家大光，这次也不是鸿门宴，是将相和。”

重九给腊八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双双举起酒杯：“将相和，你有功劳，俺俩敬你吧。”

国胜笑着说：“你俩不光将相和，还哥儿俩好了呀！晚辈敬二老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大家跟着应和，四周一片欢声笑语。

去探寻他背后的故事。我发现，他并非一个冷酷无情的人，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。他之所以选择离开娘，是因为他不想让娘卷入他危险的生活中，但他从未忘记过娘，也从未忘记过我们之间的约定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开始逐渐走出娘离世的阴影。我学会了坚强和勇敢，学会了独自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。我知道，这是娘所期望的。我开始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，更加珍视与樟树之间这份特殊的联系。

放牛娃在树根处发现了一块树皮，上面刻着几句童谣：“月光光心慌慌，绿头鸭哭断肠，樟树结果不像娘”。我摸着后颈的疤痕蹲在树洞前，心中充满了感慨与释然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娘的声音：“孩子，娘不能陪你了，但樟树会替代娘守护你。”我知道，娘从未离开过我，她就在那棵樟树下，永远地守护着我。

如今，每当我坐在樟树的枝丫上，我仍然能感受到娘的气息，这成为我心中永恒的依靠与寄托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会遇到多少风雨和挑战，只要有娘和樟树在，我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和无助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份爱会永远守护着我。

意，孩子们一个个从院子里跑出来，成群结队到村西崖头上捉蚂蚱，或者用手去抠大树底下的窟窿，里边藏着蝉的幼虫。大一点儿的孩子，弯着腰，撅着屁股，哧溜爬上树顶，伸手去掏树上的鸟窝。那鸟儿贼精，选择高处的枝丫，用干枯的小树枝把窝搭建在树的最高处，牢牢地固定在树干上。鸟窝有大的、小的、浅的、深的，鸟儿有斑鸠，还有我们俗称的 scatter 鸡、喜鹊、蜡嘴、铜嘴。有时运气好可以掏到鸟蛋。

孩子们在林子里东瞧瞧，西瞅瞅，来回寻找鸟窝，每一棵树都不放过。

远处，一股淡淡的炊烟轻轻地钻入孩子们的鼻孔，里面还夹带着晚饭的余香。林子里那些胆小怕事的孩子，听到娘亲呼唤自己的名字，一个个偷偷溜回自己的家，而那些淘气鬼、捣蛋鬼却不在乎，依然在林子里来回穿梭，最后，一个个从树上爬下来。他们有的衣衫破了，胳膊上、腿上，或者小肚子上，白一道红一道的，有的耷拉着小脑袋，有的跟在背后嘿嘿偷笑，还有的蹦蹦跳跳，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跟在大伙儿的屁股后边。当然，也有做贼心虚的，悄悄溜回家，然后轻轻地插上门栓，不久，院子里便传来父母的打骂声。第二天，孩子们兴趣依然高涨，特别是掏小鸟、捕蚂蚱，对孩子们很有诱惑力。每到收获时，一个个都跪在地上，相互攀比，看谁捕捉得最多，谁捕掏得最少。而昨天晚上挨打、挨骂的事情都早已抛到九霄云外，谁也不去想。外婆街又恢复了夏日暂时的平静。

登上一座山
(外一首)

祁雨桐

或者并不算高
这个节气需要仪式感
视野里的色彩渐次分明
纯蓝、紫红、金黄
泼成一幅画
无论文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
山河磅礴，人间草木
我与阶旁的野藤草
静静对望

从古至今
那些精彩的词句
被一座座山镌刻成
孩子们琅琅的晨读声

等人间烟火

忽略一场风雨
一晨秋霜
忽略夜色里你的咳嗽
我是你的孩子
采回归途中的草木山河
疼是熟悉的味道

野菜带着方言的气息
稻浪与稻草人相望
溪流漫向远方
所有高贵的思考都低了头
暖阳焙热稻穗
我和最后一抹霞光等你
等那人间烟火升起